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綠野仙蹤
第十八回 罵錢奴剝頸全大義 贖烈婦傾囊助多金

詞曰： 蛩聲泣露驚秋枕，淚濕鴛鴦衾；立志救夫，癡心與恨長。世事難憑斷，竟有雪中炭；夫婦得周全，豪俠千古傳！
——右調《連環扣》

且說林岱出了縣監，正心中想個去處躲避，見林春女人跑來再三苦請，林岱又羞又氣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就不回家去，滿城中誰不知我賣了老婆？」萬無奈何，低了頭走，也不和熟識人周旋，一直到自己門前，見喜轎在一邊放著，看的人高高下下約百餘人。又聽得七言人語說：「林相公來了，少刻我們就要看霸王別姬哩！」林岱羞愧之至，分開眾人入去。嚴氏一見，大哭道：「今日是我與你永別之日了！」將林岱推得坐下道：「我早間買下些須酒肉，等你來痛飲幾杯。」林岱道：「你是胡家的人了，喜轎現在門外，你速刻起身，休要亂我懷抱！既有酒肉，你去後我吃罷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胡監生家兩個人入來說道：「林相公也回來了，這是一邊過銀，一邊過人的事體。」嚴氏大怒道：「總去也得到日落時分！人賣與姓胡的，房子沒賣與姓胡的，是這樣直出直入使不得！」胡家人聽了，也要發話，想了想，兩人各以目示意而出。嚴氏又哭說道：「我與你夫妻數年，無福終老，半路割絕；你將來前程遠大，必非終於貧賤之人。我只盼望你速速挪移幾兩盤費，投奔荊州，異日富貴回來，到百年後，你務必收拾我殘骨，合葬在一處，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！」林岱呵呵大笑道：「這都是嬰兒說夢的夢話！你焉能與我合葬？」

且不說夫妻話別。再說朱文煒、段誠算還了飯錢，剛走到縣東門，見路南裡有一二百人圍繞著一家門子擁擠看視，又見一個婦人從門內出來，拍手說道：「既然用了人家銀子，吃新鍋裡茶飯去就是了，又浪著教請買主胡大爺來說話！」說著往路北一條巷內去了。文煒向段誠道：「這必定是我們在飯舖中聽得那話，我們走罷！」段誠道：「天色甚早，回去也是閒著，我們也看看何妨？少刻，只見一個人，挺著胸脯，從北飛忙的走來。但見：

滿面浮油，也會談忠論孝；一身橫肉，慣能惹是招非。目露鋼光，遇婦人便做秋波使用；口含錢臭，見寒士常將冷語卻除。敬府趨州，硬占紳衿地步；畏強欺弱，假充光棍名頭。屢發非分之財，常免應得之禍。

只見這人走至了門前，罵道：「你這般無用的奴才，為什麼不將喜轎抬入去，只管延挨甚麼？」那幾個人道：「新姨娘不肯上轎，我們也沒法。」段誠見先前去的那婦人，也從北趕來，入門裡邊去。少刻，從門內走出三四歲一個婦人來，風姿甚是秀雅，面色微黃，站在門前，用衣襟拭去了淚痕，高聲問道：「那個是監生胡大爺？」只見那從北來的人，於人叢中向前搖擺了兩步，說道：「小生便是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娶我是何意見！」胡監生道：「娘子千伶百俐，難道還不知小生的意思麼？」嚴氏道：「我夫雖欠官錢，實係仇家作弄，承滿城中紳衿士庶並鋪戶諸位老爺，念我夫主妻係官裔，捐銀兩次，各助多金，可見惻隱之心，人人皆有。尊駕名列國學，寧無同好，倘開恩格外，容我夫妻苟延歲月，聚首終身，生不能銜草階下，死亦焚頂九泉。身價銀三百五兩，容拙夫按年按月陸續加利撥還，天日在上，誰敢負心！尊駕收子孫之福利，妻夫婦全驢馬之餘年，德高千古，義振桑梓，想仁人君子，定樂為曲成。如必眷戀嫗陋之容，強齋連理，誠恐珠沉玉碎，名利皆非君有。若到那時，人情兩妨，徒招通國笑議，未知尊駕以為然否？」胡監生道：「娘子雖有許多之乎者也，我一句文墨語不曉得，我只知銀子費去，婦人買來。若說『積德』二字，我何不將三百五兩銀子，分散與眾貧人，還多道我幾個好，也斷斷不肯都積德在你夫妻兩人身上。閒話徒說無益，快上轎走路是正務，我家有許多來友等候吃喜酒哩！」此時看的人並聽的人越發多了，不下千數，嗟歎者不一而足。只見那婦人掉轉頭，向門內連連呼喚道：「相公快來！」叫了幾聲，門內走出一條金剛般大漢，看了看眾人，隨即又閃入門內。那婦人面朝著門內道：「妾以蒲柳之姿，侍枕席九載，實指望夫妻偕老，永效于飛。不意家門多故，反受仕宦之累，非你緣淺，乃妾命薄！我自幼也粗讀過幾句經史，止知從一而終，從今日以至百年後，妾於白楊青草間候你罷。前途保重，休要想念於我！」又指著胡監生罵道：「可惜我幾句良言，都送在豬狗耳內！看你這廝，奴頭賊眼，滿身錢臭，也不象個積陰德、識時務的人！」說罷，從左袖內拉出鋼刀一把，如飛的向項下一抹。背後有一後生看得真切，一伸手將刀子從肩旁奪去，倒將那後生手指勒破，鮮血淋漓。那婦人大叫了一聲，向門上一頭觸去，摔倒在地，只見血流如注，衣服與地皮皆紅。那些看的人齊聲一喊，無異轟雷。胡監主見勢頭不好，忙忙的躲避去了。林岱抱起了嚴氏，見半身盡是血人。到底婦人家，無甚氣力，止是頭上碰下個大窟窿，幸身未死。林岱抱入房中，替他收拾。街上看的人，皆極口贊揚烈婦，把胡監生罵得人氣全無。待了一會，宋媒婆人去打聽，見不至於傷命，忙去報知胡貢。胡貢又帶來許多人到門前，大嚷道：「怎麼，我昨日買的人，今日還敢和姓林的坐著，難道在門上碰了一下子就罷了不成？有本領到我家中施展去來！」

朱文煒看了多時，見事無收煞。此時心上更忍耐不住，分開了眾人，先向胡監生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弟有幾句冒昧話，未知老長兄許說不許說？」胡監生道：「你的語音不同，是那裡人氏？」文煒道：「小弟河南人，本姓朱，在此地做些小生意；今日路過此地，看得多時。這婦人一心戀他丈夫，斷不是個享榮華富貴的人，娶在尊府，他也沒福消受，不過終歸一死。依小弟主見，不如教他夫主還了這宗銀子，讓他贖回；老長兄拿著銀子，怕尋不出個有才色的婦人來麼？」胡監生道：「這都是信口胡說！他若有銀子，不賣老婆了。」文煒道：「小弟借與他何如？」眾人猛見一白衣少年說出這活，都喝采起來。胡監生道：「不意料你倒有錢，會放賣人口賬。」文煒道：「小弟能有幾個錢，不過是為兩家解紛的意思。胡監生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也罷了！你若拿出三百六兩五兩銀子來，我就不要他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一片聲亂叫道：「林相公快出來！有要緊話說。」林岱出來問道：「眾位有何見論？」眾人道：「今日有兩位積陰德的人。」指看文煒道：「這位姓朱的客人，情願替你還胡大爺銀子，贖回令夫人。」又指著胡監生道：「此位也情願讓他取贖，著你夫妻完聚，豈不是兩個積陰德人麼？」林岱道：「我有銀交銀，無銀交人，怎好累及旁人代贖？」眾人中有幾個大嚷道：「你們聽麼，他倒硬起來了！」林岱連忙接說道：「不是我敢硬，只因與此位從未一面，心上過不去！」眾人道：「你不世故罷，你只快快的與他二位叩頭。」林岱急忙扒倒，先與文煒叩謝，後與胡貢叩謝。朱文煒扶起道：「胡大爺可有約契麼？」胡監生道：「若無約契，我倒是霸娶良人妻女了。」隨將約契從身旁取出，遞與文煒看。文煒道：「約上止有三百五兩，怎麼說是三百六兩五兩？」胡監生道：「衙門中上下使費，難道不是錢麼？」眾人齊說道：「只以紙上為憑罷！」胡監生道：「我的銀子，又不是做賊偷來的。」文煒道：「不但這三五兩分外銀子，就是正數，還要奉懇。」胡監生道：「你是積陰功人，怎麼下起『懇』字來了？」文煒道：「小弟身邊實止有三百二兩六兩，意欲與老兄同做這件好事，讓幾兩何如？」胡監生大笑道：「我只准你贖回去，就是天大的好事，三百六兩五兩，少一兩也不能！你且取出銀子來我看！」文煒向段誠要來，胡監生蹲在地下，打開都細細的看了，說道：「你這銀子，成色也還將就去得。我原是足紋銀上庫，又是庫秤，除本銀三百六兩五兩外，通行加算，你還該找我五兩二兩五錢，方得完結，還得同到錢輔中秤兌。」文煒道：「我止有此銀，這卻怎處？」眾人道：「你別處就不能湊兌些麼？」文煒道：「我多的出了，少的到肯借費？我又是異鄉人，誰肯借與我！」胡監生道：「如此說，人還是我的。」內中一人高叫道：「我是真正一窮秀才，通國皆知；眾位人千人萬，就沒一個尚義的，與自己子孫留點地步！如今事已垂成，豈可因這幾兩銀子，又著他夫妻拆散？幫助不拘三錢二錢，一兩二兩，就是三五文五文，此刻積點陰德，一文可抵百文，一兩可抵十兩！」

話才說完，大眾齊和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們都願幫助。」一言甫畢，有掏出銀子來的，有拿出錢來的，有因人多擠不到眼前，煩人以次轉遞的，三五文以至三五文，三五錢以至三二兩不等；還有那些喪良無恥的賊子，替人傳遞，自己偷入私囊的；還有一時無現銀錢，或脫衣典當，或向鋪戶借貸，你來我去，亂跑著交送的。沒有半個時辰，銀子和錢在林岱面前，堆下許多。眾人又七手八腳查點數目。須臾，將銀錢秤數清楚，一人高聲向眾大叫道：「承眾位與子孫積福，做此好事，錢已有了一萬九千三百餘文，

銀子共□一兩四錢有零，這件事成就了！」朱文煒笑向胡監生道：「銀錢俱在此，祈老長兄查收，可將賣契還我。」胡監生道：「你真是少年沒心肝、沒耳朵的人！我前曾說過，連庫平並衙門中使費，通共該找我五□二兩五錢。象這錢我就沒的說，這□兩銀子，九二三的也有，九五六的也有，內中還有頂銀和銅一樣的東西，將銀錢合在一處，才算添了三□兩，還少二□多兩，怎你便和我要起賣契來？」猛見人叢中一人大聲說道：「胡監生！你少掂斤播兩！這銀錢是大眾做好事的，你當是朱客人銀錢任你瞎嚼麼？且莫說你在衙門中使費了□五商，你便使費了一千五百兩，這是你走動衙門，不安分的事體，你還敢對眾數念出來。我倒要問你：這使費是官吃了，還是書辦衙役吃了？」說著，揎拳拽袖向胡監生撲來。又聽得有幾個道：「我們大家打這刻薄狗攘的！」胡監生急忙向人叢中一退，笑說道：「老哥不必動怒，就全不與我，這幾兩銀子也有限的。我原為林大嫂張口就罵我。」又有幾個人道：「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處。長話短說罷，到底還教加多少，才做個了結哩？」胡監生道：「話要說個明白，錢要丟在響處；今將林大嫂罵我的話說出，我這爭多較少，眾位自然也明白了。經年家修橋補路，只各廟中佈施，也不知上著多少；眾位都會行善，我就沒一點人心？」說罷，將家中小廝叫到面前，指著朱文煒銀兩並眾人公攤銀錢，道：「你們將此奉上，帶同轎子回去。」又將林岱約契遞與朱文煒，道：「所欠二□多兩，我也不著補了，算我與你同做了這件陰功罷。」文煒將約契接了，舉手道謝，即忙遞與林岱。胡監生又向大眾一舉手，道：「有勞眾位調停！」內中有幾個見他臉上甚是沒趣，也便贊揚道：「到底胡大哥是好漢子！」胡監生笑應道：「小弟有何好處？不過在錢上吃得虧罷了。」隨即領上家人，挺著胸脯走去。

林岱跪倒地下，朝著東西北三面連連叩頭，道：「林某自遭追比官欠後，承本城本鄉紳衿士庶，並各處鋪中眾位老爺，前後捐助三次；今又惠助銀錢，成全我房下不至殞命失節，我林某也無以為報，就是這幾個窮頭。」說罷，又向東四北三面復行叩頭。扒起來拉住朱文煒向眾人道：「舍下只有土房三間，不能遍請諸位老爺，意欲留這位朱恩公吃頓飯，理台向眾位老爺表明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這是你情理上應該的。」又向文煒道：「我們願聞客人大名。」文煒不肯說，眾人再三逼問，文煒道：「我叫朱文煒，是河南虞城縣人，在貴省做點些須小生意。」眾人聽了，互相嗟歎曰：「做生意人肯捨這注大財，更是難得！難得！」又有幾個人道：「相公你要明白，這朱客人是你頭一位大恩人！」指著吟喝的窮秀才道：「此位是倡率眾人幫助你的。」又指著要打胡貢的那人道：「這是為你抱不平，嚇退胡監生的。」又指著大眾道：「這都是共成你好事的。還有那位奪刀的，又是你夫人大恩人。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，令夫人此時已在城隍廟掛號了。今日這件事，竟是缺一不可！」又有幾個罵胡監生的道：「我們鄉黨中刻薄寡恩，再沒有出胡監生之右者。但他善會看風使船，覺得勢頭有些不順，他便學母雞下蛋去了。」眾人皆大笑，道：「我們散了罷！」朱文煒要別去，林岱那裡肯依？將文煒拉入堂屋內，叫嚴氏道：「你快出來拜謝，大恩人來了！」嚴氏早知事妥，感激切骨，包著頭連忙出來，與林岱站在一處，男不作揖，女不萬福，一齊磕下頭去。文煒跪在一旁還禮。夫妻二人磕了□幾個頭，然後起來，讓文煒上坐；嚴氏也不迴避，和林岱坐在下面。林岱將文煒出銀代贖話，向嚴氏細說。嚴氏道：「妾身之命，俱係恩公保留。妾夫妻若貧賤一生，亦惟付之長歎；設或神天鑿有，少有進步，定必肝腦塗地，仰報大德。」文煒道：「老賢嫂高風亮節，古今罕有；較之城崩杞國，環縊華山者更為激烈，使輩輩欣羨佩服之至！」林岱道：「恩公下榻何處？端的有何事到敝鄉？」文煒道：「小弟係金堂縣典史朱諱昱之次子也。弟名文煒，家兄名文魁。家父月前感寒病故，今日係奉家兄命到貴縣敦信裡要賬，得銀三百二□七兩。適逢賢嫂捐軀，此係冥冥中定數，真是遲一日不可，早一日亦不可也。」林岱道：「原來恩公是鄰治父台公子，失弔問之至！」又道：「小弟才出囹圄，無物敬長者，幸有賤內粗治杯酌，為生死話別之具。小弟彼時神昏志亂，無意飲食；若咀嚼過早，雖欲留賓，亦無力再為措辦矣。」嚴氏忙叫林春女人速速整理。文煒道：「小弟原擬趕赴金堂，今必過卻，恐拂尊意。」隨叫段誠，吩咐道：「你可在飯館中等我，轉刻我就回去。」林岱道：「尊介且不必去，更望將行李取來，弟與恩公為長夜之談；寒家雖不能容車馬，而立錐之地尚屬有餘，明天會令兄亦未為晚。」文煒方叫段誠將行李取來。原來段誠因文煒看林岱賣妻，已將行李寄頓在東門貨鋪內；此刻取來，安放在西下房中。少刻酒食齊備，林岱又添買了兩樣，讓文煒居正坐，林岱在左，嚴氏在右，文煒道：「老賢嫂請尊便，小弟外人，何敢同席？」林岱道：「賤內若避嫌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。」文煒復問起虧空官錢緣由，林岱細說了一遍。文煒道：「老兄氣宇超群，必不至塵泥軒冕；此後還是株守林泉，或別有趨向？」林岱道：「小弟有一族伯，現任荊州總兵官，諱桂芳，弟早晚即欲攜家屬奔赴，口是囊空如洗，亦索付之無可如何而已！」文煒道：「此去水路約一千餘里，老兄若無盤費，弟還有一策。」林岱道：「恩公又有何策？」文煒道：「弟隨身行李，尚可典當數金。」林岱大笑道：「我林某縱餓死溝渠，安肯做此貪得無厭之事，使恩公衣被俱無！非丈夫之所為也。」文煒道：「兄止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：小弟家鄉還有些須田產，先君雖故，亦頗有一二千金私積，小弟何愁無衣無被？若差小價去取，往返徒勞。」急忙到下房與段誠說知，段誠道：「救人貴於救到底，小人即刻就去。」林岱與嚴氏走來相阻，段誠抱了行李，飛路而去。林岱夫婦大為不安，三人仍歸座位。文煒道：「小弟與兄萍水相逢，即成知己，意欲與兄結為生死弟兄，未知可否？」林岱大喜道：「此某之至願也！」隨即擺設香案。交拜畢，各敘年齒，林岱為兄，文煒與嚴氏交拜，認為嫂嫂。這會撤去世套。開懷談飲，更見親切。不多時，段誠回來說諸物止當了□四兩五錢，俱係白銀。文煒接來，雙手遞與林岱，林岱也不推讓，也不道謝，止向段誠道：「著實煩勞你了！」又令林春女人打發酒飯。三人直坐到二鼓時候，嚴氏與林春女人歸西正房，林岱與文煒在東正房內，整敘談到天明。段誠在下房安歇。次早，文煒定要起身，林岱夫婦灑淚送出門外。止隔了兩天，林岱僱船同嚴氏、林春女人一齊起身赴荊州去了。

正是：

小人利去名亦取，君子名全利亦全；不信試將名利看，名名利利豈徒然。